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造形藝術研究所

造形藝術學刊



〈徐三庚自用印的篆刻考察〉

陳信良

(抽印本)

395-412 頁

2002 年 12 月

徐三庚自用印的篆刻考察

Investigation on the Seal-Engraving of Shiu San-Gen

造形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陳信良 Shin-Liang Chen

摘要

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是清朝篆刻家徐三庚的自刻用印，另參酌其他作品綜合分析並交互印證。因自用印通常必是篆刻家自己較滿意、且能展現自我風格的，所以藉此得以析探其篆刻創作之過程，進一步窺探其篆刻藝術中，隱含在作品中的個人獨特思想與創見。

由於徐三庚的自用印大都沒有署款紀年，只得運用其他有紀年篆刻作品的邊款署記內容，依其名字別號署用時期分析所得結果，及一生遊蹤與人事關係，結合其書法作品鈐印的考察，可以推斷瞭解其自用印的概約創作時期，在本文所述的四十八方自用印中，未見其前期即四十歲以前之作，甚為可惜，必須借助非自用印作品以資參考比較；而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所作的中期作品約有十一方，其餘主要的都是後期五、六十歲之作，因此較能顯現其自我創作理念與風格。

文中引用作品的印存出處將以代碼表示如下：二玄社出版《中國篆刻叢刊》第 28 卷第 3 頁第 1 方印（28-003-1）、二玄社出版《篆刻全集》第 7 卷第 164 頁第 6 方印（164g-6）、上海書店出版《徐三庚印譜》第 60 頁第一方印（譜-060-1），依此類推。

關鍵詞：徐三庚 篆刻 自用印 鈐印 浙派 皖派 印外求印

一、前言

徐三庚是晚清時期頗負盛名的篆刻家與書法家，浙江上虞縣的東山村人，生於清道光六年丙戌（1826），卒於清光緒十六年庚寅（1890），享年 64 歲。其生平活動主要在上海為人刻印維生，一生布衣，曾到過蘇州、廣州、天津、北京、武漢以及安徽各地。



鈐印 5



鈐印 6



鈐印 46



鈐印 31

從其早年所作篆刻作品款識中可以推斷，徐氏在青年時期已離開故鄉浙江上虞，三十歲左右寓居上海。在 46 歲之前亦偶有出遊，活動的地區都是上海附近一帶，如：杭州、嘉興、蘇州、寧波、慈溪等。47 歲曾前往香港，並替王韜刻製姓名印，在香港的停留時間並不長，隨後就到鄰近的廣州，因緣際會而認識廣州四大名園之一的園長「張敬修」，並於園內教授其侄子嘉謨與兒子崇光。52 歲乘船前往天津，不久即轉往北京。53 歲 5 月時前往湖北武昌，於 8 月返回上海。60 歲 4 月曾短暫前往安徽，之後就沒再離開過上海。

徐三庚的篆刻作品廣受時人所賞識，曾為當時諸多書畫家治印，例如：任熊、任頤、虛谷、蒲華、秦祖永、張子祥、陸廉夫、潘雅生等人，與郭成勳、丁文蔚、沈樹鏞、孫憲等金石收藏家都有過交往。傳世印譜集冊主要有：

- 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徐三庚 49 歲自輯《金疊山民印存》，另又自輯《似魚室印譜》。
- 宣統三年辛亥（1911）有正書局刊行《金疊山民手刻印存》四冊。
- 1912 年吳隱所輯《金疊山人（道人）印存》三冊。
- 1939 年張魯齋所輯《金疊印摭》四冊等。
- 1978 年香港廣雅社出版的《徐三庚印存》。
- 1984 年日本二玄社《中國篆刻叢刊》第 28、29 卷《徐三庚（一）、（二）》兩冊。
- 1990 年余正編《西泠印社藏徐三庚印選》線裝上下冊，西泠印社。
- 1990 年劉永明編《增補徐三庚印譜》，揚州古籍書店。
- 1993 年童辰翊編《徐三庚印譜》，上海書店出版。
- 1999 年張郁明編《清代徽宗印風（下）》147-196 頁，重慶出版社。
- 1999 年錦年國際有限公司出版《中國璽印篆刻全集》篆刻（下），126-135 頁。
- 2000 年沈沉編《中國篆刻全集》第四卷，665-682 頁，黑龍江美術出版社。
- 2001 年小林斗齋編，二玄社刊《篆刻全集》第七冊《趙之謙·徐三庚》126-189 頁。



28-003-1

徐三庚，字辛穀，一字袞海，號井壘、金壘道人、金壘道士、金壘野逸，別署鬻嚙散人、詵郭、餘糧生、大橫等。他的字號別署等，由有紀年的篆刻作品邊款彙整調查後（見附表一），即可獲知其前後所用署款用期。邊款中最早出現的署款為「辛穀」二字。在 28 歲所刻〈濬川〉（28-003-1）一印邊款始見，陸續的作品中依然署款「辛穀」，直至約 44 歲期間。其中，「徐三庚」、「三庚」等本名之用期最長，直至終老。「金壘」、「金壘野逸」、「金壘道士」、「壘」此類的署款於 41 歲到 52 歲的期間內，48 歲~49 歲左右亦曾署作「井壘」。而「袞海」使用約始於 52 歲左右。也有不少僅用數次甚次僅有一次的署款，如：33 歲的「薦未道士」。另有「詵郭」，據日人佐野榮輝說：「詵郭是依辛穀諧音所取的（註一）」，但用期並不長，據側款記載推測為 38 歲到 40 歲前後。「鬻嚙老人」因在 62 歲作書法作品中有署款，故可判斷為後期署款用例。

「老辛庚」與「餘糧生」等別號於署款時並未記載時間，但由其中「老」等字意上判斷，仍可得知應屬晚年慣用別號。這是對於遺世之篆刻作品作全面的整理調查，所獲結果對於推斷其未紀年之作品，應可作為約略概期判斷之依據。



鈐印 45

附表一：徐三庚篆刻作品邊款姓名字號署款用期表

代號	署款之姓名字號	用期（歲數、月）	用例數
A	辛穀	28-44.2	54
B	徐三庚、三庚、庚	29-61	143
C	薦未道士	33.7	1
D	金壘、金壘野逸、金壘道士、壘	41.4-52.1	38
E	詵郭	38.7-40.11	9
F	袞海、老袞、袞、袖海	52.1-62	50
G	井壘	48.9-49	17
H	老辛庚	晚期	1
I	似魚室主	53.7-57	5
J	鬻嚙老人、鬻嚙散人	晚期	1
K	餘糧生	晚期	1
L	大橫	中期	1

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是其自刻用印（見附表二），另參酌其他作品綜合分析，自用印通常必是篆刻家自己較滿意、且能展現自我風格的，所以藉此得

以析探其篆刻創作之過程與個人識見。但現存印譜與出版印存並未全收全其篆刻作品，僅有幾方前期的作品，由所知數十件書法作品中，也僅發現幾方後期所鈐用的自用印，而早期的自用印大部分是無鈐例可查，限於書法作品真偽未明，即使有幾方印譜未見的自用印，為求慎重，在此並不列入討論。

二、由浙派築基進而踐行「印外求印」

將金石碑學的文字書法應用到篆刻創作上，是清朝篆刻發展的重要成果。「浙派」興起於清乾隆、嘉慶年間，當時金石考證之學盛行，學者輩出。丁敬（1695-1765）始為其開山之祖，用刀蒼勁頓拙，捨棄徽派、吳派、雲間派之習氣，以漢印為宗，旁及六朝唐宋之妙，進而獨立開創出嶄新的面目。後起者有蔣仁（1743-1795）、黃易（1744-1801）、奚岡（1746-1803），與丁敬共稱為「西泠四家」，但都能發展出各自特色而有不同面目。後繼另有「西泠後四家」，分別為陳豫鍾（1762-1806）、陳鴻壽（1768-1822）、趙之琛（1781-1852）、錢松（1818-1860）。浙派至後期習氣漸起、墨守舊法，印風再無新意，終致衰退。徐三庚出生於浙江，故早期篆刻以浙派築基是很自然的事。



鈐印 7



鈐印 3



鈐印 13



鈐印 21



鈐印 8



鈐印 4



鈐印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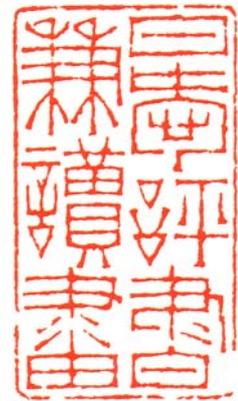


鈐印 2

徐三庚現存的自用印，如參考其字號別署之使用時期，可知主要是中、後期之作，因此完全墨守浙派風貌者甚少，在印面布局與文字結體已有較多自我主張，保留承用的是浙派「碎切刀法」所現的拙氣。所存的中期自用印如〈金疊〉兩方白文長條印（鈐印 1 與鈐印 2）、朱文印〈井疊〉（鈐印 6）等，從線質可見明顯的浙派諸家特色，後期之作的朱文印〈徐三庚印〉（鈐印 21），線條亦有餘韻，只是文字結構已有改變。其對浙派印法之研習與體會，列舉

幾方相關作品說明：

33 歲時作朱文〈字光甫行九〉(28-015-2) 邊款記：「意在鈍丁、小松之間，戊午七月，薦未道士」，此印「字」字或釋為「李」，取法浙派風貌，自認已得其意之作。另一方約晚幾年後所刻〈榕左梅右〉(28-153-1) 款識記：「褒海擬黃小松司馬法」，利用「左」、「右」兩字左右顛倒特性，安排於印文下方作為近似裝飾效果之用，產生另一種視覺效果，將原本四字印容易落入四等分的劃分區域的情形，作適切的改變。



28-153-1

28-151-2

28-075-1



28-061-2

28-015-2

28-025-2

40 歲作朱文印〈謹誠〉(28-061-2)，邊款記：「此作神似黃秋盦司馬，李唐以為如何，乙丑四月朔，徐三庚詵郭記」，徐氏自言印風神似黃小松，印文穩重得體，線條的細膩變化，已盡得朱文小璽之神髓。「誠」字取用東周〈郟公誠簋〉金文，邊欄靈活不板，重複的「言」字相近並列，刀法的運用將兩字線質略作改變，線質差異破除印面字形相似的一弊。

其有一作係參研東周楚器金文，而向陳曼生學習運刀之法者，如：朱文〈子嘉〉(28-151-2) 邊款記：「擬周王子申盞蓋（按即王子申盞盂之蓋銘文）篆法，遂用曼老運刀，金疊記」。又，朱文印〈松泉〉(28-025-2) 邊款記：「金疊野逸」，印文線質仍帶有浙派風味，由款識用期約略可知為 40~50 歲左右之作，此印較為特別之處，乃其「松」字的編排，頗具巧思，上方略密下方疏散，在規整平實的線條中，自有收放意味，是為耐看之印作。

60 歲署款乙酉嘉平月作的朱文〈千泉一尺室〉(29-181-1) 印，則是另一

種章法處理變化，「一」字與左邊「室」字底線筆畫互相呼應，巧妙將地五字印融入四字印之章法結構，在「千」與「尺」下方空白處隨字形不同而產生變化，細緻的章法布局變化，足見徐氏對自我章法應用之心得體悟。其擅用文字特性作章法變化，這是一般人往往沒觀察到的，因為徐氏的印風「中宮緊縮」、「疏密懸殊」與「奇險取勢」，一般評論者常會讚揚其「吳帶當風」又似「嫦娥舞袖」，但最後總不忘補上一句：「整體太過妍媚，牽強做作，不足為法」。此類說法頗失公正，難免有個人偏見之虞。

鄧散木曾說：「吉金文字之不可及處，在能散而不亂..。明明四字印，要看去如三字或五、六字，如此方不落呆板（註二）。前後相距數十年的篆刻家似有相同之見解，可謂「英雄所見略同」。但鄧氏在《篆刻學》中卻對徐三庚有貶抑之味？使後人目光只見徐氏印風纖媚、布字奇險，卻未見徐氏對前人的潛心臨習探究與踏實求是的「印外求印」過程。徐三庚對於古代璽印外的文字資料，例如金文、碑額、磚文、瓦當文字等，以及相關的封泥等，也都能取資入印，所作有：



28-007-2



28-089-2



28-093-3



28-121-2



28-137-1



28-081-4



29-065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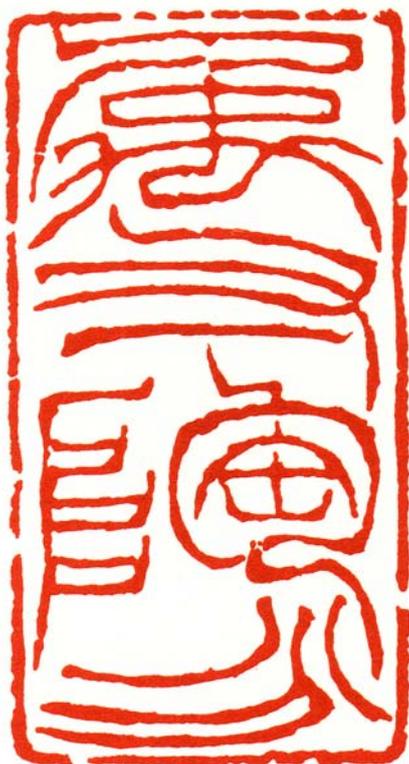


29-181-1

- 40 歲所作朱文〈白門史致道仲庸父章〉(28-055-2) 邊款記：「辛穀仿王（皇）象字，乙丑二月」。
- 白文〈惟庚寅吾以降〉(28-007-2) 邊款記：「擬皇象書，為春疇仁兄鑒，上虞徐三庚記」。
- 42 歲所作白文〈安且吉兮〉(28-089-2) 邊款記：「嘉壽仁兄出示六朝竟拓本，屬提此四字製印，亦善頌之意也，時丁卯九夏，上虞徐三庚記」。
- 前期所作朱文〈吉祥長壽〉(28-093-2) 邊款記：「辛穀仿晉磚文字」。
- 中期所作朱文〈子嘉〉(28-151-2) 邊款記：「擬周王子申盞蓋，遂用曼老運刀，金疊」。
- 中期所作朱文〈子瀛〉(28-121-2) 邊款記：「擬漢款識，篆稍變其法，金疊」。
- 中期所作朱文〈放懷楚水吳山外得意唐詩晉帖間〉(29-033-1) 邊款記：「金疊仿漢碑額篆

于甬東」。

- 中期所作朱文〈頭陀再世將軍後身〉(28-137-1)邊款記：「金疊擬漢碑額賺于滬疊溫寄室，壬申五月」。
- 後期所作朱文〈頌侯〉(28-081-4) 邊款記：「宋侯先生屬仿古斗檢封，褒海」。
- 朱文〈樂〉(28-161-5)、〈延年〉(28-161-6)兩方印為仿漢磚文之作。
- 朱文〈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〉(29-065-5) (仿漢瓦當)



28-135-1

46 歲所作朱文印〈禹寸陶分〉(28-135-1) 邊款記：「上虞徐三庚仿漢碑額，為梓楣老仁兄作于森寶書樓，時辛未秋九月戊子朔」。線質取勢挺勁，字形疏密穿插合宜，「禹」字與「分」字的留白相互呼應，乃徐氏風格佳作。同年，白文〈顧壽藏印〉(28-151-1)邊款記：「子嘉仁兄屬仿漢人印，辛未秋，上虞徐三庚」，以漢印形式為底，線質全依自法刻製，章法略嫌平實，缺乏虛實對應之韻律。

56 歲所作白文印〈光煜長樂〉(29-097-1) 邊款記：「光緒辛巳花朝，坐似魚室，適素藍初放，紅梅大開，對周觴、秦權作此，盛稱得意，願子室弟保藏之，勿讓他人所攫也，褒兄時年五十有六」。也

是當時得意作品，並囑咐需妥善保管，切莫遺失等交代事項。徐三庚篆文的變化取法自鄧石如與融合〈天發神讖碑〉、〈華山碑額〉等碑額體勢，從側款記錄中便可瞭解。不同於當時墨守李斯、李陽冰之體和漢印文字的一般人。



28-151-1



29-097-1



28-003-1



28-009-1



28-009-2

三、探研秦漢印等古法

浙派主宗漢印，故徐三庚對周秦、漢印也有很深的體會，僅依其側款自記所述可之，如：

- 42 歲所作白文〈常欠讀書債〉(28-089-1)邊款記：「仿漢切玉法於鹽官旅邸，丁卯夏六月望，上虞徐三庚記」。
- 前期所作白文〈黃建筮印〉(29-041-1)邊款記：「上虞徐三庚，爲華農先生方家仿漢私印，丁丑浴佛日」。
- 前期所作白文〈伯敏所作〉(29-093-1)邊款記：「完白荒率，由漢鑿印中得來，此擬其意，辛穀」。
- 前期所作朱文〈恆矢〉(28-099-4)邊款記：「仿秦人印，辛穀」。
- 前期所作朱文〈怡士〉(29-149-2)邊款記：「褻海客春申浦擬秦朱文」。
- 中期所作白文〈楊文瑩印〉(28-145-1)邊款記：「雪漁仁兄正之，徐三庚仿漢」。
- 53 歲所作白文〈長州謝榛日利〉(29-045-1)邊款記：「**啟**龍契友索，仿漢，上虞徐三庚客鄂渚記之，戊寅五月」。
- 後期所作白文〈晉康樂侯裔〉(29-045-2)邊款記：「擬漢官印于鄂垣，爲伯龍鑿，徐三庚」。



29-093-1



28-099-4



28-145-1



29-045-2

徐三庚自記「仿漢」之作甚多(註三)，漢印原本就是浙派印法之根源。白文印〈濬川〉(28-003-1)印，爲徐氏 28 歲時仿漢最得意之作，由此想之，對於漢印形貌與特色必有心得。另外朱文印〈吉翔雲室〉(28-009-1)則是 30 歲時的滿意作品已脫漢印及浙派之侷限。同年數月後所刻一方朱文印〈悔存〉(28-009-2)，印風截然不同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後者的印風較接近後期的徐氏風格，但在當時徐氏並不以此爲滿意之作。在往後幾年間，都未見類似此印風的作品，所以判斷爲嘗試實驗之作，又經過了多年的臨習與創作後，〈滋畚〉(28-129-2)一印則爲最喜愛之作，印章雖未紀寫刻製時間，但推斷應是中年以後之作。可見對於印風的喜好已隨著見識與自我成長而有所改變。



鈐印 30



鈐印 42



鈐印 32



鈐印 19



28-129-2



鈐印 1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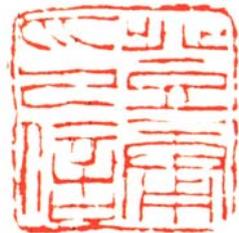
鈐印 28



鈐印 25



28-035-1



譜-060-1

38 歲作白文〈譙國〉(28-035-1) 邊款記：「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。……屬徐三庚仿漢人鑄銅印」、42 歲作白文〈曾經滄海〉(28-095-1) 邊款記：「丹徒王夢樓太守曾有此印，章法筆意，純乎漢人，此作略小變，終未出範圍耳，丁卯長至，客句餘之鳳皇山麓記，三庚」。45 歲作白文〈周伯安氏〉(28-115-1) 邊款記：「是作神似漢人，伯安善鑒別，是為然否，庚午二月，徐三庚記，為然倒製」。52 歲作朱文〈登庸印信〉(譜-060-1) 邊款記：「迂翁鑒之，徐三庚仿漢印范于都門丁丑八月」，所言「印范」實即封泥，依此可知徐氏為最早將封泥文字形式帶入篆刻創作的先行者。56 歲作白文〈褚成博印〉(29-101-1) 邊款記：「徐三庚為伯約仿漢，辛巳冬至」，可知其後期仍不時取資漢印。

從作品與所臨習之對象作比較，他有時雖稱為「似秦」、或「仿漢」、或「仿宋元人印」，不過實際上其中多數的作品，與其似仿的秦漢印或宋人元印，實有差距，因此他所稱的「似」或「仿」，通常都是臨其意，並不求擬真。比如粗邊的朱文印，便指為「似秦」；而較方正平直在白文印，就稱為「仿漢」；曲線流動的印文，就是「仿宋元人印」，實際上其中多數印還是依「自法」所作。

當時印壇普遍認知的「朱文秦印」，實即戰國三晉系多見的朱文小璽。徐三庚的篆刻創作在中期，甚至晚期的作品，仍可見其「擬古」之作，可見他在表現自我風格之際，仍不忘時時汲取古人之長。

- 47 歲所作朱文〈費鵠侍氏〉(28-139-1) 邊款記：「鵠侍屬，三庚擬古，壬申五月，同客滬壘」。
- 49 歲所做朱文〈梁伯清翫〉(28-173-4) 邊款記：「甲戌長至，并疊仿古」。
- 後期所做朱文〈芸齋〉邊款記 (29-145-2)：「褻海仿古」。
- 62 歲所做朱文〈儉爲〉(29-189-2) 邊款記：「褻海丁亥脩禊日，褻海擬古」。此印爲紀年印中，最晚之作，與另一方〈邱山純印〉(29-189-1) 是爲對印，贈予日人秋山白巖。



29-189-1

29-189-2

鈐印 14

鈐印 15

鈐印 27

鈐印 44



鈐印 40

40 歲~42 歲爲創作量之高峰期。個人風格雖略具備，但仍多參照漢印、封泥、秦印等，可見其創作理想並不滿足於現況，而是積極的拓展創作的其他可行性。在其後期自用印中仍不少以漢印形式所作，白文印如：〈袖海父〉(鈐印 15)、〈褻海〉(鈐印 27)、〈褻海書畫〉(鈐印 44) 等小印之作，仍得古法體勢，這應是其終生「擬古」不綴之故。

再如大印〈徐三庚印〉(鈐印 40)，雄渾厚實是其代表性佳作。在線質刀法上固然參用浙派之風，但靈活而不板滯，多有己意。在朱文印中，後期所作〈三庚私印〉(鈐印 14)，仍可見漢印遺法，而〈似魚室主〉(鈐印 20)有田字格朱欄，猶如秦印、漢初印白文之別示，但文字結體已是參合各家自成一局。營養皆能化爲己用。



鈐印 20

四、朱文古印式與鄧派印法傳承

「六朝朱文」或「六朝鑄式」是丁敬等浙派印人習用的稱法，而趙之謙則認為應是朱文漢印。從兩岸故宮所藏的此種印式來看，它們大多是辟邪鈕、獅鈕，且常是子母印或三套印，偶有龜鈕、單印，始用於東漢而魏晉多見。一九七八年在亳縣曹操宗族墓葬中發掘的〈曹憲印信〉為獅鈕三套印，亦為此類，是東漢末年的出土實物。若單以朱文而論，則戰國古璽不乏朱文，秦代私印亦有，若依考古科學發掘所見，從兩漢之際便有此種朱文私印字法的例證，因此，我們可以說此類平正方直多細線的朱文印式，丁敬稱為六朝鑄式或趙之謙是為漢印，都不能說是錯誤的，但趙說是較正確的(註四)。其朱文印：

- 前期所作朱文〈瀛臺爪雪〉(28-013-3) 邊款記：「吾子行有是法，辛穀擬之」。
- 38 歲所做朱文朱文〈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〉(28-043-1) 邊款記：「癸亥十一月…擬六朝朱文於春申浦寓齋，為歡伯老棣鑿，徐三庚記」。
- 43 歲所作朱文〈青愛廬〉(28-107-2) 邊款：「金疊道士擬六朝印，戌辰十一月」。
- 後期所作朱文〈樞齋〉(28-153-2) 邊款記：「法六朝人，老辛庚」。

徐氏另有兩方印朱文印〈員鑑齋〉(29-147-1) 邊款記：「擬水晶宮道人法，褒海」，與〈穗之所藏〉(29-185-2) 邊款記：「擬水晶宮道人法，褒海」，皆於邊款註明臨仿「水晶宮道人(註五)」法，想必對趙氏之細朱文之處理做過探討，觀其印作，與趙氏朱文其實已經大不相同，自我意識凸顯。根據紀年邊款署記，其字「褒海」為晚年常用(50 歲左右以後)，可見徐氏到晚年對於篆刻創作仍積極的求法變化。對於浙派所謂的「六朝朱文(漢朱文)」，以及趙孟頫、吾丘衍(子行)等人所提倡的宋、元朱文，亦甚早涉獵，依其側款所記，如：



29-147-1



29-185-2



28-013-4



29-093-3



29-093-4

- 33 歲所做朱文〈小玉帶生居〉(28-013-4) 邊款記：「擬吾子行，為芝九兄丈製，戊午七月二十四日，徐三庚」。
- 前期所作朱文〈吳橋孫氏〉(28-113-4) 邊款記：「擬趙松雪于春申江之牧龍道院，徐三

庚」。

- 前期所作朱文〈學英〉(28-043-2)邊款記：「學英仁兄得趙松雪刻印，甚瘦逸之致，屬仿其意，徐三庚」。
- 前期所作朱文〈悔公心畫〉(28-009-3)邊款記：「辛穀仿宋人朱文法于石門」。
- 中期所作朱文〈十如老人〉(28-019-2)邊款記：「擬吾家髯仙法，金疊野逸記」。
- 中期所作朱文〈倦游詞翰〉(28-023-1)邊款記：「擬吾家髯仙法於滬上，徐三庚」。
- 中期所作白文〈常乘云〉(29-093-3)邊款記：「宋人白文以六朝人爲宗，稍淡逸而已，三庚」。
- 中期所作朱文〈一笑〉(28-021-2)邊款記：「金疊擬宋人朱文」。
- 中期所作朱文〈云門父〉(28-101-2)邊款記：「金疊道士擬宋人連邊法」。
- 中期所作朱文〈蘭生白牋〉(28-127-4)邊款記：「是印仿宋人連邊朱文，三庚」。
- 中期所作朱文〈丁丑翰林〉(29-043-2)邊款記：「擬宋人黏邊朱文，金疊」。
- 後期所作白文〈純保〉(29-093-4)邊款記：「褻海仿宋人白文法」。

與浙派開創者丁敬相差二十二歲的鄧石如，爲鄧派（或稱皖派）之先驅。鄧石如（1743-1825）原名琰，字石如，因避諱嘉慶帝顛琰的名諱，改以石如爲名，號頑伯，又號完白山人、古浣子、笈遊道人等。以臨碑帖的經驗，將書法帶入篆刻創作中開拓獨具的印風。曾於〈亂插繁枝向晴昊〉側款記：「古浣子摹篆，剛健婀娜」，自信的展現由此可見。徐氏對皖派鄧石如「以書入印」，以及吳讓之的篆法，亦自三十餘歲起即可見仿效之作。如：

- 中期所作朱文〈貴馨〉(28-047-2)邊款記：「完白早年白文，以荒率爲旨，因擬其意，三庚」。
- 43歲所作對印〈成達章印·若泉〉(28-109-1)邊款記：「戊辰長至，坐雨青愛廬，仿完白山人面面印，爲若泉弟，徐三庚」。



鈐印 11



鈐印 10



鈐印 39



鈐印 35

在其後期所作自用的朱文印中，仍猶有可見傳承鄧法之作，如：〈上虞徐氏〉(鈐印 11)、〈上虞徐子〉(鈐印 10)、〈上虞徐三庚褻海〉(鈐印 39)、〈徐三庚忠諫賢良之後〉(鈐印 43)、〈褻海書畫之印〉(鈐印 35)、〈似魚鮓甘古衡〉(鈐印 37)、〈于魚得計〉(鈐印 34)、〈窮年弄聿衫褻烏〉(鈐印 33)等，雖



鈐印 41

有部分自我意志濃厚，但其歸為「鄧派」印人亦有其理。至於〈褒海〉（鈐印 41）大印，線質多趣，則是浙、皖合參。鄧派印法能傳白文印的不多，所謂圓細白文主要的是仗恃篆書之功，其後期所作如〈徐三庚之印信〉（鈐印 23）、〈褒海〉（鈐印 26）、〈褒海〉（鈐印 17）等，有鄧、吳餘風。再如〈似魚室主〉（鈐印 29）、〈褒海〉（鈐印 22）雖已有強烈自我結體手法，也是自鄧派築基發展所成。



鈐印 37



鈐印 16



鈐印 33



鈐印 29



鈐印 23



鈐印 26



鈐印 17



鈐印 34



28-047-1



鈐印 24

前期所作白文〈汪守安印〉(28-047-1)邊款記：「完白晚年，蒼渾神理，近代惟儀徵吳讓之能得其妙，辛穀并記」，他認為鄧石如的渾厚蒼穆，後隨者僅吳讓之最能最能掌握及發揮。另，趙之謙作白文印〈會稽趙之謙字撫叔印〉(036g-1)邊款記：「息心靜氣，乃得渾厚，近人能此者，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」。兩人頗有相同識見。雖說徐氏並無相關印論傳世，此亦可列為一則。吳讓之印風飄逸、婉轉的筆意，似乎深刻的影響著徐三庚的創作發展。

五、自我風格之展現

徐三庚之自我風格主要不在刀法，而在布字疏密變化強烈而有韻，結體多姿婉媚，29 歲所刻朱文印〈風流不數杜分司〉(29-005-1)即有所表現。側款記：「甲寅之夏，賃湖西僧寮一椽，杜門卻掃，蕭然一枯衲也，無事輒弄筆，積積一清，甚快甚快，此印乃燈下隨意奏刀，平初二兄索余刻甚急，因以贈之，聊博一笑耳，徐三庚」。從款文中可知創作此印的情形，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具特色的印風，想必已具備熟練的功夫，故友人索印時，即能相贈。30 歲 12 月作朱文印〈悔存〉(28-009-2)與朱文印〈瀛臺爪雪〉(28-013-3)等，已與時下的浙派風貌截然不同，這幾方印式在往後的成熟個人風格前，算是初試啼聲的作品。

中期後，個人風格愈趨顯著，如：40 歲作朱文印〈日有一泉惟買書〉(28-069-2)，字形雖誇張不拙、折筆諸多，但線質挺健、骨架紮實，所以整體構成並無纖弱無力之弊。比較趙之謙曾作一方朱文印〈趙之謙印〉(036g-2)側款記：「龍泓無此安詳，完白無此精悍」，為趙氏得意之作。兩方印作皆取浙、徽兩派之長，並容己意。趙氏線質「筆斷意連」，柔中帶剛，不免斷碎過甚，而徐氏線條處理的純熟度與自我表現性甚強，亦是不容輕忽的。



28-005-1



28-069-2



趙之謙篆刻



28-087-2

42 歲作朱文印〈心之所好〉(28-087-2)，此印較〈日有一泉惟買書〉(28-069-2)字形結體更甚誇張，但多些方筆調和彎曲顯著之筆勢，方圓並濟，互依共存，是具有現代設計感之創作。另 43 歲作雙面印〈成達章印·若泉〉(28-109-1)、45 歲作朱文印〈原名際昌一字醒吾〉(28-123-2)、白文印〈桃華書屋〉(28-125-1)等均是，這是自我的創獲，但也是常易受批評的部分，我們則是正面評價。



鈐印 1



鈐印 2

鈐印 1、鈐印 2：由於字形關係，使橫向筆畫繁多，所幸線質變化無同，雖繁複仍不板滯，鈐印 1 下方「皿」部曲勢處理促使結構挺立，留紅處上下呼應，且是使印面舒活的大關鍵。

49 歲所刻「鈐印 9a、9b」為雙面印，邊款記：「歸築室西莊，山下匠石麻列，雅道中輟，來甬上索書者至，檢匣中印不得，與赭叔寅過陳香畦裏米室。亂石礮礮，攜此石回，時冰日射窗，心手交適，蔡劍白·唐昂伯慇慇奏刀，石聲犖犖，晡時畢，視諸君，僉謂突入漢人堂室，此石得附不朽，山中奇石，不可勝計，吾與諸君獨賞是石，可笑也，同治甲戌至日，金罍自識」。由數十件書法作品析察，計有多件書作均鈐蓋此印，比例相當高。故此印式必為徐氏鍾愛之作。印中浙派諸家明顯之「屋漏」刻痕已不復見，因徐氏早將其法吸收融會。融合鄧石如筆意、浙派刀趣，加上其對碑額刻石結構姿態的取法，產生別於前人的自我風格，這便是創作中必要的「獨創性」。款識記：「歸築室西莊…檢匣中印不得...。」或可判斷為其前期用印已經遺失，故傳世印譜中並無早年習用字號作品，如「辛穀」印等。



鈐印 9a



鈐印 21



鈐印 18a



鈐印 43



鈐印 9b



鈐印 22



鈐印 18a



鈐印 25

鈐印 18a、鈐印 18b：前者筆勢蜿蜒靈動卻不失白文蒼茫渾厚之法，有筆有墨。後者疏密顯著，朱線挺如鋼絲，猶如琴弦，雖緊實卻富彈性。邊欄樸拙古意，與印文有強烈對比。朱白文皆能保留其特性並加諸己法，是值得仔細品味之佳作。鈐印 21、鈐印 22：刀法仍襲浙派遺風，「印」字筆畫結體加諸己意，稍有變化。白文〈褒海〉二字線條瑣碎，尤其是邊欄。線條靈活成敗關鍵在動勢的流暢，而線質取決於刀法的應用，故此作取巧、作古不成，致使筆意趣韻盡失。鈐印 43：此印橫線與曲線筆畫相當多，因「徐」、「庚」、「忠」、「諫」、「之」字的縱線筆勢穩定了印面，字間大小不一，穿插、挪讓章法並用，方圓並濟的取法，仍是徐氏獨到之處。

後期自用朱文印〈袖中有東海〉（鈐印 25 號），分析解釋為：「衣袖中有東海那麼廣大的世界」，引伸為手下之作自有個人之藝術天地（胸中丘壑），

可說是後期「褻海」字號的取法源由。此印線質健挺遒勁，屈伸自然。印面約略可劃分為左上半（「海」、「有」、「袖」之衣部）與右下半（「東」、「中」、「袖」之由部）兩方，前者以動態曲線走勢取意，後者取靜態平正線條為意。兩方布字效果安排適切取得平衡，故線條方能彰顯，有徐氏個人風貌。從 17 方作品包含「陳」字的印中，發現字字不同，對於一位以刻印為生的人而言，姓氏的重複性一定很高，但又能有不同的變化。在變化取法中，必有嚴謹的思考，可想而知徐三庚對於自我的要求應是相當高的。



29-027-2

筆者發現徐氏對於章法分朱布白有其特殊習慣或說是識見，就是印文底部的留紅通常是較少的（朱文、白文印皆同），且有時刻意使其斑駁或朱文線條較為殘破。這種作法應是中期以後，自我探研所產生的。白文印如：〈新安西巖〉(28-071-2)、〈會稽徐鄂大富昌〉(28-165-6)、〈吳滔印信〉(29-171-2)、〈徐三庚唯慎思之〉(鈐印 18a) 等，朱文印如：〈上于父〉(鈐印 9a)、〈綽園〉(29-027-2)、〈劍銘〉(29-113-1)、〈仲豫〉(29-147-2) 等。其中〈綽園〉，印文疏密變化有致、線質有細微變化，筆意墨趣十足。但上方邊欄顯著，卻不奪印文風采，兩者之間的取舍、線條虛實位置關係是此印處理的深具難度。徐氏此番作法與一般的章法概念不同，通常為了怕印面「上重下輕」，有失平衡，底線的留紅往往是必要且又完整的。

朱文印來說，殘破或中斷的邊欄處理是有助於下方延展線條得以凸顯。若處理得當，明顯大紅的色塊，也有將印面氣勢力量上提之效（視覺目光吸引引導所致），不失為印面處理上的一法。



29-155-1



29-045-1



鈐印 38

但也有除了幾方特例，如：〈長州謝榛日利〉(29-045-1)、〈上虞徐三庚字褻海父〉(鈐印 38) 與白文大印〈海鷗〉(29-155-1) 等，後兩方有個共通的特性，是分朱布白後，印面下方有約略可假想描繪出三角留紅色塊區域。〈上虞

徐三庚字褒海父）印中「字」下方刻意留下顯眼色塊，而「字」的篆法也顯得短促，此番作法人有意外之感。〈海鷗〉一印有眾多前輩先進讚揚其佳，對白文印式的處理方法獨到創新，筆者認為其線質有書意變化之趣，布字疏密有韻，惟「海」字受「鷗」字擠壓，略嫌驚扭。與其他徐氏作品相較之下，則是另一番風味。

上述的白文處理方式在徐氏的印作中是相當少見的。在諸多的印作中，僅有此兩方有此特性，仍有待深入探析。當然一般的處理方式（邊欄平整、粗細變化不大）以平實取向者是最多的，較無特殊性，在此不加評述。

六、小結

徐三庚的篆刻在印面文字的疏密虛實布局上，寓富多彩的變化趣韻，在視覺造形表現上，無疑是具有「現代感」的，對近代的篆刻發展也有實質的影響。白文〈胡鑣印信長壽〉（28-065-1）邊款記：「乙丑秋七月杪，辛穀篆，鞠鄰自刻」。清楚的說明此印先由徐三庚編排撰寫印文，再由胡鑣（註六）本人刻治，當時徐三庚是正值壯年的 40 歲，而胡鑣僅是 25 歲的年輕人，推斷當時應是胡鑣向徐三庚請教治印之道。

徐三庚的書印法技首先是由圓山大迂（註七）介紹到日本的，並對中村蘭臺（註八）等日本印人均有相當影響。此前的日本篆刻慣常使用單面刃的刻刀，而隨著大迂傳入雙刃刻刀，日本篆刻界的面貌亦為之一新。日本年號明治 19 年（1886）1 月，秋山碧城與原駐日公使何如璋一同前往上海，經當時在上海經營「樂善堂」的岸田吟香的介紹，入徐三庚門下為徒。並行拜師之禮。1899 年秋山碧城回國之前，徐三庚雖臥病在床仍慎重地書寫文憑一卷（註九）交付秋山碧城，足見兩人師徒情誼之深。

徐三庚的書法作品流傳極少，從歷年各大拍賣市場出版圖錄與坊間出版書籍探查，僅蒐得數十件，紀年作品僅有 23 件，未紀年之作約有 22 件。且最早紀年之作是四十一歲，對於徐氏前期的風格探究，資料仍顯不足；之中參雜雷同、相仿之作，真偽不明，資料取用與否難以決定。

近有日本二玄社出版兩件徐氏晚年書法作品〈臨天發神識碑〉和〈出師表〉，較具可信度。作品中鈐印的白文印〈徐三庚印〉（鈐印 47）以及朱文印〈褒海〉（鈐印 48）兩方姓名章，於《中國篆刻叢刊》與近期的《篆刻全集》二本徐氏印譜皆未刊列。鈐印 47 與四十九歲所刻〈徐三庚印〉（鈐印 9a）就章法結構而言，是頗為相近的，在徐氏自用印或是其他的閒章、姓名印等，少有此案例（鈐印 8 與鈐印 9b，結構章法雖同，但仍有大小之別）。兩方較

大的差異是在「三」字最後一畫，刀法使用亦是顯著不同。爲何徐氏會作兩方如此相似的作品，也無從考證，整體來說，無論氣勢、章法等方面來評析「鈐印 9a」是優於「鈐印 47」的。鈐印 48 除保有挺健之線條，線質的變化較更早期細微，應是轉化諸法之果，「海」字取勢誇張，展現獨到的造形風格。



鈐印 9a



鈐印 47



鈐印 48

徐三庚除了書法與篆刻藝術創作之外，對於刻竹也相當拿手，據說刻竹和刻印的邊款很相近，很受廣東人的歡迎，並且於當地留有許多作品。由篆刻作品款文：〈袖海書畫〉、〈袖海詩書畫印〉與〈袖海書畫之印〉推斷，想必其也有涉獵繪畫創作，限於筆者識見，並未查得相關畫作，謹待日後持續探研。

七、註解

- (註一) 佐野榮輝〈徐三庚臨天發神讖碑解說〉刊於：北川博邦編集《徐三庚臨天發神讖碑》，1998 年，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出版。
- (註二) 見〈鄧散木印語〉1933、1935 年條，在《鄧散木印譜》，301 頁，哈爾濱地圖出版社，1983 年 3 月。
- (註三) 另有未紀年仿漢之作如：朱文〈陳炳文印〉(29-029-1)、白文〈陳梁啟〉(28-173-1)、朱白文〈孫權啟〉(29-29-3)、朱文〈教程賞監〉(29-105-2)、白文〈瑞芬私印〉(29-105-3)、白文〈褚成博印〉(29-099-1)、白文〈褚成博印〉(28-155-1)、白文〈高燿之印〉(28-027-1)、白文〈沈樹鏞印〉(28-063-4)、白文〈胡鑣〉(28-065-3)、白文〈頌侯〉(28-081-3)、白文〈費以群印〉(28-119-1)、白文〈鵠侍〉(28-119-4)、白文〈保謙私印〉(28-123-1)、白文〈長生〉(28-131-1)、白文〈霽印〉(28-131-3)、白文〈章綬印〉(29-037-1)、朱文〈周昌富印〉(29-145-1)、白文〈徐氏世守之寶〉(29-123-1)、白文〈楊文瑩印〉(29-043-1)、白文〈吳寶森印〉(29-137-1)、也都自記是仿漢、仿漢鑄印式、仿漢人私印等之作品。
- (註四) 林進忠〈趙之謙篆刻作品研創賞析(下)〉，《印林》第十六卷第六期，總 96 期，33-49 頁，民國 84 年 12 月，印林雜誌社出版。

- (註五) 趙孟頫(1254—1322)字子昂，號雪松道人，又號水晶宮道人，湖州(浙江吳興)人。
- (註六) 胡鑣(1840-1910)，一名孟安，字鞠鄰，號老鞠、廢鞠、不枯、晚翠亭長，浙江桐廬崇德人。亦精刻竹木，著有《石波小泊吟草》、《晚翠亭長印譜》，並把所藏古銅印輯成《晚翠亭藏印》。
- (註七) 名真逸，號大迂。日本天保九年(1838)出生於名古屋，十三歲時進京，進入貫名海屋的門下，閒暇時學習篆刻。明治11年(1878，即清光緒4年)來到中國，獲得徐三庚、楊見山等著名篆刻、書法家指導。
- (註八) 名稻吉，號蘭臺、蘇香、香草居主人。生於日本安政三年(1856)。中年時甚愛徐三庚之印作。
- (註九) 該文憑內容如下：本立而道生。文字之道，獨不然手。日本儉爲秋山純、自丁亥春、從予肄業，於今既三年矣。專習篆隸六朝、後潛心篆刻。迄無荒謬廢弛等情、已上其堂極其奧。所謂根本先例者、其進有不測者焉。予門非、暗練經熟。如儉爲者、蓋不易得。況儉爲異域之人、以身委道、涉海遠來、不勝欣喜。予愛其心志之切、嘉其慧學之熟、立此文憑以與焉。然儉爲猶富春秋、能不安於今日、益期他年聞達、潛精釋思、庶幾零賀古人。是予所企望也。光緒十五年十月日，立文憑。徐三庚。介紹，岸田吟香。

附表二：徐三庚自用印示意表

代號	印式	印文	刻製概期	尺寸	刊載	備註
1	白文	金疊	40-50 歲	1×1.95cm	篆叢 29 卷 17 頁	
2	白文	金疊	40-50 歲	1×1.8cm	篆全 7 卷 164 頁	
3	白文	徐三庚	40-50 歲	2.4×2.4cm	篆叢 29 卷 7 頁	3、4 爲對 印
4	朱文	井疊	40-50 歲	2.35×2.4cm	篆叢 29 卷 7 頁	
5	白文	徐三庚	40-50 歲	0.7×0.7cm	篆叢 29 卷 5 頁	5、6 爲對 印
6	朱文	上于	40-50 歲	0.6×0.6cm	篆叢 29 卷 5 頁	
7	朱白文	徐三庚	40-50 歲	1.4×1.4cm	篆叢 29 卷 5 頁	7(朱白相 間)、8 對 印
8	朱文	上于父	40-50 歲	1.4×1.4cm	篆叢 29 卷 5 頁	
9a	朱文	徐三庚印	49 歲	2.3×2.3cm	篆叢 29 卷 3 頁	9a、9b 爲兩面 印
9b	白文	上于父	40-50 歲	2.3×2.2cm	篆叢 29 卷 3 頁	
10	朱文	上虞徐子	40-50 歲	1.4×1.4cm	篆叢 29 卷 19 頁	
11	朱文	上虞徐氏	40-50 歲	1.4×1.5cm	篆叢 29 卷 19 頁	
12	白文	上虞徐三庚唯印		2.1×2.1cm	篆叢 29 卷 13 頁	
13	白文	徐三庚	61 歲前	1.5×1.5cm	篆叢 29 卷 13 頁	左青龍 右白虎
14	朱文	三庚私印	52 歲後	1.2×1.2cm	篆叢 29 卷 5 頁	14、15 爲 對印
15	白文	袖海父	52 歲後	1.2×1.2cm	篆叢 29 卷 5 頁	
16	朱文	徐三庚	52 歲後	1×1cm	篆叢 29 卷 17 頁	
17	白文	褻海	52 歲後	0.8×0.9cm	篆叢 29 卷 17 頁	
18a	白文	徐三庚唯慎思之	52 歲後	3.2×3.3cm	篆叢 29 卷 15 頁	18a、18b 爲兩面 印
18b	朱文	褻海	52 歲後	3.4×3.2cm	篆叢 29 卷 11 頁	
19	白文	徐三庚唯印		2.7×2.7cm	篆叢 29 卷 7 頁	
20	朱文	似魚室主	52 歲後	2.7×2.9cm	篆叢 29 卷 7 頁	田字格
21	朱文	徐三庚印	52 歲後	2.8×2. cm	篆叢 29 卷 9 頁	
22	白文	褻海	52 歲後	2.8×2.9cm	篆叢 29 卷 9 頁	有細白 邊欄
23	白文	徐三庚之印信	52 歲後	2.7×2.7 cm	篆叢 29 卷 9 頁	
24	朱文	褻海	52 歲後	2.5×2.5cm	篆叢 29 卷 9 頁	印右下 角上揚
25	白文	徐三庚私印	52 歲後	1.9×2cm	篆叢 29 卷 13 頁	

26	白文	褻海	52 歲後	1.15×1.2cm	篆叢 29 卷 17 頁	
27	白文	褻海	52 歲後	1.1×0.9cm	篆叢 29 卷 17 頁	略扁形
28	白文	徐褻海	52 歲後	2.1×2.1cm	篆叢 29 卷 13 頁	
29	白文	似魚室主	52 歲後	1.55×1.8cm	篆全 7 卷 162 頁	
30	白文	袖海詩書畫印	52 歲後	2.3×2.3cm	篆叢 29 卷 13 頁	
31	朱文	徐三庚于道光丙戌歲後浴佛十日生		2.25×2.25cm	篆全 7 卷 163 頁	
32	朱文	褻裏煙緞	52 歲後?	2.35×2.25cm	篆叢 29 卷 21 頁	
33	朱文	窮年弄聿衫褻烏	52 歲後?	2.2×2.2cm	篆叢 29 卷 21 頁	
34	朱文	于魚得計	52 歲後?	1.95×2cm	篆叢 29 卷 21 頁	
35	朱文	褻海書畫之印	52 歲後	1.6×1.6cm	篆叢 29 卷 19 頁	
36	朱文	袖中有東海	52 歲後?	3.3×3.4cm	篆叢 29 卷 15 頁	
37	朱文	似魚鮓甘古衡	52 歲後?	3.2×3.3cm	篆叢 29 卷 15 頁	
38	白文	上虞徐三庚字褻海父	52 歲後	3.3×3.3cm	篆叢 29 卷 11 頁	
39	朱文	上虞徐三庚褻海	52 歲後	3.6×3.5cm	篆叢 29 卷 11 頁	
40	白文	徐三庚印	52 歲後	8.3×8.7cm	篆叢 29 卷 47 頁	
41	朱文	褻海	52 歲後	8.6×8.7cm	篆叢 29 卷 49 頁	1878 、 53.7 歲
42	白文	徐三庚字褻海	52 歲後	2.4×2.4cm	篆叢 29 卷 15 頁	
43	朱文	徐三庚忠諫賢良之後	52 歲後	2.7×2.9cm	篆叢 29 卷 11 頁	
44	白文	袖海書畫	52 歲後	1.1×1.2cm	篆叢 29 卷 5 頁	
45	朱文	徐	40 歲	1×1.7cm	篆叢 29 卷 17 頁	花押
46	朱文	丙戌(1886 年)	61 歲	1.6×1.65cm	篆叢 29 卷 13 頁	紀年印
47	白文	徐三庚印	52 歲後	2.2×2.2cm	〈臨天發神識碑〉鈐印	
48	朱文	褻海	52 歲後	2.2×2.2cm	〈臨天發神識碑〉鈐印	